

● 走遍余姚

葛岳良

● 寻根问祖

赵建荣

通济桥上品楹联

通济桥，雄峙余姚城中，横跨百里姚江，毗邻舜江楼，与附近的龙泉山交相辉映，成为余姚的地标性建筑。它不但是当地的一大旅游景观，也是在外游子寄托乡愁、访古寻根的不可或缺之地。

通济桥历经沧桑，千百年来，由渡口到木桥，由木桥到石桥，屡毁屡建。始名为德惠桥，后易名为虹桥，至元代始建为石桥，一桥三孔，取名通济桥。现在的桥是清雍正九年（1731）重修，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仍巍然屹立在姚江上，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通济桥虽经岁月的风雨侵蚀，砌石斑驳，藤萝垂挂，但其三孔高矗，古朴雄浑，仍不减当初浙东第一桥的气势。

最让该桥增色的是桥两边的楹联，虽掩映于青藤绿萝中，字体有点漫漶不清，但字里行间隐隐透露出书法的雄健气势，仍可想见当年书者的功力。

桥东的楹联是：“千里遥吞沧海月，万年独砥大江流。”上联写出了姚江东去奔流到海，桥高孔张，极目沧海，遥吞日月的豪情。下联“万年独砥大江流”则是形容桥的坚固和祈盼桥的永久。

桥西的楹联是：“一曲蕙兰飞彩鹞，双城烟雨卧长虹。”这上联有些费解，一曲蕙兰是指什么？彩鹞是不是鸟？与桥又有什么关系？由于此联用典冷僻，流传到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倒使人难以理解了。

原来，桥东的楹联是写桥，桥西的楹联是写景。据清光绪年间的《余姚县志》记载：“江桥（即现通济桥，余姚本地人叫老江桥）西日产蕙，亦称蕙江。”县志上说的是蕙江，楹联上用的词是蕙兰，其实这并不矛盾。蕙是兰的一种，兰中含蕙，蕙也是兰。古人一花称兰，多花称蕙。又一茎九花为蕙，余姚人俗称九头兰。旧时姚江两岸多产兰花，其中有不少九头兰，把姚江

称为兰江、蕙江，也就名至实归了。如今有以兰江命名的街道、学校、道路等等，大概也是典出于此吧。大家知道，兰花的量词习惯说法少则一株多则一丛，没有叫一曲的，但江和河却是山迥水曲。这里称江为曲，也是古已有之。有诗为证：“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刘禹锡）”“黄河一曲当城下，缁骑千重照路旁。（刘禹锡）”“一曲横河水，风定波光静。（刘半农）”可见把蕙兰江叫做一曲，不但与双城二字对仗，用词也是恰如其分的。所以，此联的“蕙兰”二字不是指植物兰花，而是借代这段姚江。

“一曲蕙兰”有了解释，下半句“飞彩鹞”也就容易理解了。鹞是水鸟名，古代常画鹞于船首，有把船叫做彩鹞的习惯。同样有诗为证：“罢游平乐苑，泛鹞昆明池。（谢朓）”“浪随文鹞转，渡逐彩鸢浮。（南朝梁 萧钧）”“彩鹞双飞雪浪翻，楚歌声转绿杨湾。（宋 周紫芝）”因此，彩鹞即为船的雅称。

所以，“一曲蕙兰飞彩鹞”且作如是解：一条蕙兰江上飞快地行驶着美丽的船只，说的是江上船来船往的升平景象。这上联写的是江和船。下联“双城烟雨卧长虹”，描述的是古桥的环境。姚江一水中分，穿城而过，把余姚分为南城和北城，所谓双郭悬峙。但南来北往有大江阻隔，带来诸多不便，如今通济桥如长虹卧波，把南城和北城连成了一片。这一联把江南小城青瓦粉墙、烟雨蒙蒙的水乡景色像画卷般展现在我们面前。

江水滔滔，诉说着余姚变迁的历史。通济桥像睿智老人，见证着余姚城的沧桑巨变。岁月流逝，这些楹联留传至今，已成为了历史的记录和文学的优美篇章。我们探讨楹联的内涵，既是为了继承姚江文化的历史遗产，也是为了让它润泽后人。

● 陈年旧事

毛柏龙

挑 谷

1967年夏秋之际，我们余姚遭受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三四个月不下雨，种下的晚稻因无水灌溉全部晒死，河底翻天可以走路。人们靠河底打土并汲水艰难维持生活。

那个年代穷，交通也非常落后，没有汽车，没有拖拉机，也没有手拉车，甚至连自行车也没有。路面非常狭窄，而且弯曲不平。由于河江不通，上缴生产队的粮食——早稻谷一时无法运出，只好暂时储存在学校的教室里，打算待河江通了再用船运出去。想不到9月1日学生要开学了，河江还是没有通，这可怎么办呢？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老师和干部们只好另找教室，有孤寡老人的房子，有大户人家的祖宗堂前，还有生产队废弃的牛栏舍等。又过了一个月，河江依旧不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县粮管所决定人工搬运（肩挑），以每百斤1.13元的报酬鼓励生产队社员挑谷。

消息一传出，我们河里村（当时叫合心大队）几乎所有的劳动力都出动了，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有十二三岁的少年，只要你愿挑，不管挑多少，按斤计酬。在生活条件普遍低下的1967年，人们都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挣钱好机会，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挑谷运动开始了！

要说这钱好挣吗？其实也不容易，我们河里村到余姚粮站有十公

里多，再加上狭窄的小路崎岖不平，肩上挑着一百四五十斤重的担子步行，现在的年轻人想都不敢想。可是，那个年代的人挣钱机会少，都想从中挣到几块钱，因此人人都争着挑。大多数人一天挑两趟，身强力壮的一天挑三趟。我堂叔当时23岁，一天挑三趟。有一次他足足挑了200斤，累得要命，躺在凉亭的石凳上直喊娘。我家有三个人挑，44岁的父亲、20岁的大哥和18岁的二哥，他们都挑一百三十多斤，一天两趟。当时我还小，只有11岁，否则也要去挑了。我表兄是邻村吴家的，本来没有挑谷的份，可他通过我父亲的关系，也加入了挑谷的行列。可见当时的人是多么看重这个挣钱的机会。

这场轰轰烈烈的挑谷运动大概持续了三四天，大多数人坚持到底，也有半途做“逃兵”的。我虽然没有挑，但亲眼看到或听到他们是怎样挑的。他们先到学校里用麻袋（小孩用枕头袋）装好谷，再由粮站的职工过磅计斤，然后开发票给挑谷者。挑谷者将谷挑到余姚粮站，再由粮站的职工过磅验收，然后在他的账户下记上他所挑的数量，待全部挑完，给予相应的报酬。

挑谷者虽然在路上吃尽了苦头，但一想到快要到手的钱，心里就乐滋滋的，仿佛脚头也轻了，疲劳也随之消失。所以，他们总是挑了还想挑，这就是当时的劳动人民。

半年前，笔者在民国十五年（1926）版《余姚丰山周氏宗谱》中看到有丰山周氏九世祖周圣遗下的菱池、荷池祖迹记载，并解释了起名的原因，觉得雅而有趣，值得与大家分享。

宗谱《仁卿公传》中写道：“公讳圣，举进士不仕，隐居尚志。隐斋初在凤麓，晚构别墅，约离丰山里许，今其遗迹犹有存者，即所称菱池、荷池是也。盖公嗜菱又爱荷，分植别墅左右池，故即以池名云。”“每值夏秋，公倚栏眺望，寄兴啸歌。或谓公曰：‘爱莲君家风，菱何味嗜之甚？’公曰：‘我性然也！’”这位丰山周氏的九世祖，中进士（南宋绍兴年间）后不去做官，造别墅于离丰山二里许的古村遗址，携一子一仆隐居课子，确有隐者风范。由此，笔者动了寻访菱、荷两池的念头，但时光已过去了九十多年，当年的菱、荷两池遗迹如今还在吗？两池的具体位置又在哪里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开始了丰山周氏祖迹菱、荷两池的考证之路。

要寻找丰山周氏祖迹菱、荷两池，先要了解余姚周氏的史脉。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有一位黄裳榜进士、累官司封郎中者周寿，因避金兵寇青州，战乱之中率长子伯达、四子季友、五子季仲，从山东青州徙居余姚县。这派余姚周氏后人尊周从远为一世祖，历智强、辅成至四世祖敦颐。周敦颐（1017年—1073年），字茂叔，号月岩，又号濂溪，谥号“元公”。任北宋江南东道南康军刑狱等职，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文学家、哲学家，著作有《周元公集》《太极图说》等。其中《爱莲

说》的“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境界为历代文人所推崇。

据考，余姚境内的周氏大多是周敦颐的后裔。敦颐生有寿、焘两子，其长子周寿，尊为迁姚始祖。周寿生六子，其长子伯达成余姚孝义周氏支祖，堂号“雍睦堂”；四子季友，为余姚丰山周氏支祖，堂号“承志堂”；五子季仲为姚江水田周氏支祖，堂号为“承恩堂”。南宋淳熙年间，八世支祖周士二的侄子周遇从丰山迁居余姚开元乡汝仇里叶郎桥之右（今泗门镇水阁周村）另开一支，世称开元周氏，堂号“大本堂”。以上四支周氏，经过近八百年的发展繁衍，成为余姚一大望族。

余姚丰山周支祖周季友为元祐九年（1094）进士，居丰山后，又经历端九、十二、仁卿、敬初四世。从十一世开始，丰山周分周彦良、周彦祥两房，传至第十六世时再分为菱池房、菱堰房、荷花池房、太平桥房。自十七世至二十二世，因“长毛造反”，村舍被烧毁，宗谱散佚，记载不详。清初，丰山周氏在祖居地上重建家园，繁衍生息，随着人口渐丰，村里建祠兴庙，成一方名村。

要找到菱、荷两池，须先查到丰山周氏九世祖周圣隐居地。谱称“隐斋初在凤麓，晚构别墅，约离丰山里许。”考丰山本作凤山，以其形象“凤”字，故“凤麓”即“丰麓”。又周敬初曾有“改丰山南麓的旧宅为墓庐，而家于别墅”的记载，说明他父亲周圣以前是住在丰山南麓的。那么周圣晚年建造的别墅又会是丰



位于今畝周村106号东首的荷花池旧址



位于今畝周村49号以东、69号以南地块的菱池旧址

丰山周氏祖迹菱荷两池考

山的哪个方向呢？于是笔者在研究宗谱的基础上进行多方探访，无果。后来笔者又在谱中查到丰山周氏六世祖周季友的“故址在丰山北麓”一句，启发笔者把考证方向转到丰山北麓。而符合“里许”的正好有一个以周姓聚居的大村庄——畝周村，从地理位置、距离上来看均符合所述。至于畝周村有没有菱、荷两池，还得到实地考证一番。

畝周村坐落在阳明街道丰山北麓何高彦至太平桥之间。前不久，笔者专门约上三位从小生长在畝周村的老人，实地去畝周村考证菱、荷两池。笔者从三位老人的介绍中了解到，他们小时候（七十多年前），畝周村庄里确有一大一小两个池塘。笔者和他们先后来两池的原址考察，终于使消亡已久的菱、荷两池古址浮出水面。

菱池，位于坐北朝南周月星老宅（新中国成立后曾作畝周村生产队队部）正门对出的大晒场上，村里人称“小菱池”处，即今畝周村49号以东、69号以南这块地方。这里几十年前已被填平建房，村里在屋后围墙外设有运动器材。据同去的一位老人回忆，此处菱池原与小河有堰相隔，堰下有涵洞，池水与村中小河相通。这与谱中“池涟港有堰，曰菱堰”相符。原先菱池约有二三百平方米，他们小时池中有野生的刺菱，后来也种过茭白。

荷池，又叫荷花池，在今畝周村103号东首不远处，已被填，原荷池南首已建楼屋。据同去的老人回忆，荷池呈南北向长方形，大约有四五十平方米，池与北首小河只隔一条路。据老人们回忆，七十多年前此地已无荷花种植，池中尽是“革命草”（俗称水花生）。当年，也许是村里人口增多后，为了不让村民在小河中取水刷痰盂、马桶，就约定俗成在此池刷痰盂、马桶，故村里人又把它叫做“屙花池”。“屙花池”与“荷花池”音相近，有后人叫别的可能。遥

想当年，周圣种荷隐居尚志，与其先祖周敦颐爱莲、父亲高隐不仕，可以说是一种家风的传承，一种文人节气的追求。

根据考证到的菱、荷两池，与周圣“在离丰山二里处构别墅隐居，在别墅左右各建一池，左池植菱，曰菱池，右池植荷，曰荷花池”对照，从中可找出周圣的别墅当年就建在村中地势最高的一块地方，而这块地方正好与宗谱中记载的“周圣隐居菱池东”相符，也是丰山周氏菱池房主要居住的地方。如周家树（三十世孙）在为他父亲写的传记中记载：“把房屋建筑于菱池之左。夫妻池祖迹，为九世祖仁卿公旧址，居于旁。”这一点也相符。再者池房二十八世孙周鹤瞻（粤斋公）的老宅就建在菱、荷两池之间，清代所建的老宅堂前尚留有“欲旌节孝”严太夫人（二十八世鹤瞻公妻）的官报残迹和鹤瞻公孙周骏声中举的官报残迹。

确定了菱、荷两池所在地，丰山周氏的四支所居也就搞清楚了。据谱载：“十一世彦良公下清大房居菱池，东北为菱池支二房居，菱堰堰右为菱堰支（今畝周村河西岸一片，位置正好在菱堰右）；十一世彦祥公下清大房居荷花池西北，为荷花池支（今畝周村桥头头二房，位置正好在荷花池西北）；二房初居荷花池东，后徙太平桥，为太平桥支（太平桥在畝周村东北约一里。）”虽然民国时宗谱中记载的分支清楚，但从现在来看，人口的增殖，居宅的迁建，已使丰山周四支出现互为融合的现象。

在畝周村找到了丰山周氏祖迹遗址，也算了却了笔者的心愿，但也感到遗憾。笔者以为，菱、荷两池是畝周村独有的村落文化符号，是寄托村民乡思乡愁的地方，由于缺少传承和保护，已在不知不觉中消亡。想到丰山周氏后人或许无人知晓有此祖迹，今作此文以记之。

（图片摄影：赵建荣）

降生世家③

每次母亲岑氏在窗下纺织，王华就坐在旁边读书。一天恰逢县里迎春，附近小孩子都外出游玩，只有王华在家安心读书。岑氏问：“若亦暂往观乎？”王华说：“大人误会，观看何若观书？”岑氏笑着说：“儿是也，吾言误矣。”

王华十一岁跟从本地先生钱希宠学习，初习对句，一个月后习诗，又两月后学写文章。数月后，塾中同学尽在王华之下。钱希宠赞叹道：“岁终吾无以教尔矣。”有一次知县率随从视察书塾，同学们都抬头看热闹，只有王华不为所动。钱希宠对王华开玩笑说：“尔独不顾。令谓尔倨傲，呵责及尔，且奈何？”王华说：“令亦人耳，视之奚为？若诵书不辍，彼亦便奈呵责也。”钱希宠因而对其父王伦说：“公子德器如是，断非凡儿。”

王华十四岁时，与亲朋数人去离家不远的龙泉寺读书。寺僧苦于经常被客住的富家子弟侵侮，故意说寺里有妖怪作乱。其他人都吓得逃回家了，唯有王华留居如常。一连好几个晚上，寺僧都装神弄鬼吓唬王华，王华均不为所动。寺僧知道自己的伎俩已被识破，只好向王华道歉说：“吾侪实欲以此试君耳。君天人也，异时福德何可量？”

王华十七岁时，以《周礼》《仪礼》《礼记》赴县试。知县见其文笔非凡，数日后特意进行复试。三次命题，王华皆一挥而就，知县大为赞叹：“吾子异日

必大魁天下。”于是远近大户争相聘他为子弟师。

数年后，浙江提学使张时敏来余姚考校学士，将王华与同邑谢迁并列为案首，夸奖说：“二子皆当状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后果然应验，谢迁与王华分别于成化十一年、成化十七年考取殿试头名。

是时，浙江布政使宁良请张时敏为自己的儿子推荐业师，张时敏推荐了王华，并说：“但求举业高等，则如某某者皆可。必

习俗，王华对此极为反感。在王华即将离开祁阳之时，当地士人为他饯行，事先藏了两名妓女于水边。等客人散去，王华准备就寝，两名妓女突然出现在王华身旁。王华呼拜不得，于是撒掉门板渡河而去。众人都为王华的德行所折服。

成化七年（1471），二十六岁的王华迎娶郑氏，不久郑氏就有了身孕。常人都是十月怀胎，但郑氏竟然妊娠十四个月，还没有生产的迹象。



吴光 陈利权/主编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心同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欲学行兼优，惟王某耳。”王华当时刚满二十岁，宁良亲自至馆舍行宾主之礼，请他任自己儿子的老师。王华在宁良的老家湖南祁阳教书三年，湖湘之士闻讯来从学者有数十人。

王华所居住的宁家梅庄别墅，有藏书千卷。王华昼夜诵读，三年没有出门。永州有陈氏听闻王华笃学，特至梅庄别墅请教，其间随意取出一本书提问，王华都对答如流。陈氏惊叹道：“昔闻‘五经笥’，今乃见之。”当时的祁阳有叫妓女陪酒的

到了成化九年九月三十日（1472年10月31日）夜里，在余姚县城龙泉山北麓一幢普通的楼房里，王华的母亲岑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只见天上阳光明媚，彩云缭绕，一员鼓乐声中，一位身穿绯袍、腰缠玉带的仙人，脚踏祥云，怀抱一个婴儿，来到岑氏面前说：“与尔为子。”岑氏说：“吾已有子，吾媳妇事吾孝，愿得佳儿为孙。”仙人回答：“可矣！”岑氏一下子惊醒，只听见隔壁媳妇房中传来婴儿清脆的啼哭

声。不一会儿，家人来报，郑氏已产下一个男婴。岑氏忍不住把刚才的梦告知王伦，王伦也颇觉奇怪，说：“这个孩子既然是天上的神仙驾云送来的，就叫王云吧。”

从此，王阳明有了第一个名字：王云。岑氏这个神奇的梦也在街坊四邻间流传开来，人们都觉得十分新奇，便把王阳明确生的小孩叫作“瑞云楼”。后来王家移居绍兴，莫姓房东又把房子转租给钱家，巧合的是，弘治九年（1496），王阳明高足钱德洪也诞生于此楼。王阳明一直长到五岁，还不会说话，王家人很是担心。有一天，王阳明在家门口与一群孩子嬉戏玩耍，这时来了一位游方僧人，他冲着王阳明端详了一会儿，惋惜地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此话恰好被刚要出门的王伦听见，他心中一惊，顿时醒悟：给小孩子取名为“云”，岂不是泄露了天机，所以迟迟不会说话。于是王伦即依《论语·卫灵公》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之义，即为其改名为“守仁”。也真奇怪，改名后，王阳明立刻就会说话了。

一天，王伦听见王阳明一个人在念念有词，仔细一听，他是在吟诵自己平时读过的诗文。王伦十分惊讶，笑着问：“何以能诵？”王阳明一板一眼地回答道：“闻诸读时已默记矣。”（连载三）

第八一五期

龙 泉 山